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八五八次會議

第十五年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858)	I
通過議程	I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 (S/4314, S/4315)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八百五十八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Claude COREA (錫蘭)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S/Agenda/858)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314, S/4315)。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314, S/4315)

一. 主席：本席願意指出，除去請求審議理事會當前問題的那件電文[S/4314]和關於此事的一件說明書[S/4315]之外，理事會案前還有蘇聯代表在上次會議所提的決議草案一件[S/4321]。

二. Mr. BERARD (法蘭西)：五月十八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代表他的政府請求安全理事會立即開會，討論美利堅合眾國空軍對蘇聯所進行之“侵略行爲”，以及所稱此等行爲對世界和平之威脅。

三. Mr. Gromyko 曾於他昨日發言時概述他認爲所以應該舉行此次討論的理由，並且說到他希望這次討論應該得到什麼樣的結果。美國代表則解釋他的政府的觀點，來答覆蘇聯的責難，並力求說明引起此次會議的種種事情的真相。

四. 參照向我們分發的那份聲請書和說明書，以及我們所聽到的解釋，本人茲願說明本代表團對於這個辯論主題所持的觀點。

五. 蘇聯政府催促立即開會。它聲稱美國軍用飛機屢次侵犯蘇聯領空，美國政府又宣稱這種行動是它的官方政策云云，想以此爲請求立即審查此種情勢之理由。

六. 這件事情是在蘇聯部長致電理事會十八天前發生，所以本代表團懷疑此事是否是像所說的那樣緊急。事實上，蘇聯政府延至高峯會議就要在巴黎開會的時候才向理事會請求。它聲稱希望那時美國政府會提出若干保證並表示相當的歉意。艾森豪總統聲明美國的越空飛行業已停止而且會繼續停止，蘇聯竟仍堅持它提請我們審議的問題非常緊急，本代表團感到詫異。

七. 那麼它向安全理事會呼籲是希望得到什麼呢？它五月十八日的請求是要我們審查所謂美國空軍侵略行動所構成的和平之威脅。蘇聯向理事會提出此種呼籲，似乎是根據憲章第七章，特別是第三十九條的規定，該條稱：“安全理事會應斷定任何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壞或侵略行爲之是否存在，並應作成建議，或決定應採何種措施”。理事會每一理事國都有責任就種種事實達成客觀決定，並參加作成必要的結論，不論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

八. 本人不得不說本代表團對於提請我們注意的那種行爲侵略性質存有嚴重疑問。甚至 Mr. Gromyko 所說的情形似乎都不是構成蘇聯論點的充分根據。

九. 五月一日的事件以及蘇聯政府所抨擊的越空飛行確實屬於諜報活動範圍。那絕對是可憾的，而且誠然含有干預一國之內政的意思。本國政府願意各國能够避免這種活動。但在世界現狀之下，兩個國家的集團互相敵對，至少互相猜疑，這種活動不幸已成爲正常手段。有沒有一個國家不曾捲入這個漩渦，有權先向人問罪？今天爲此憤慨的蘇聯在這一點上是不是確乎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少可以非難之處呢？如以該國今日所提倡之法則還給該國之身，那麼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它豈不是屢次要被安全理事會傳來，爲它在美國、加拿大、和幾乎所有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國所做

出的已有種種事實證明的許多事件對質嗎？正因為這是成例，雖有可以非議之處，但普遍認為不應訴之於國際機構，所以才沒有那樣做。國際法上並無關於平時蒐集諜報的法則。受害國不能要求諜報人員所服務的國家賠償損失，這種事實就是並不涉及國際過失的證明。

一〇．既然如此，法蘭西代表團就不能同意，所抗議的事實是憲章第三十九條所指的侵略行爲，或國際法上所說的侵略行爲。

一一．蘇聯的呼籲也是根據另一因素，就是所說這種行動構成對“世界和平之威脅”。蘇聯外交部長的這種聲明不是簽署聯合國憲章的各會員國所能漠視之事，它們開宗明義表示決心欲免後世再遭戰禍。然而聽過雙方的說明之後，本代表團並不認為已經提出了威脅世界和平的證據。蘇聯固然是認為它所譴責的越空飛行侵犯了它的國境，但是應當注意，這種飛行是由無武裝的飛機進行的，其目的並不是要改變既定的國際秩序。美國總統在巴黎所提的諾言，亦即美國代表在此地重行申述的諾言，已使蘇聯所認為的和平危機不復存在。

一二．蘇聯政府在說明節略內聲稱，像五月一日那樣在它領土上空飛行是特別危險的，因為美國轟炸機經常裝載原子彈及氫氣彈飛行，特別是朝着蘇聯的邊境。

一三．這種說法使人想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及五月安全理事會的辯論，那次辯論終結時已將蘇聯的控訴駁回。那次就有人再度指出，不幸凡遇西方國家提出旨在消除突襲危險的積極提案時，莫斯科政府不是加以嘲笑，就是加以曲解，認為那是擴大間諜活動使之正式化的企圖而加以拒絕。

一四．所說的事態以及其中所含的肇事的危險絕對令人憂慮，所以凡是可能加以制止的舉措都不應忽視。然而正像法蘭西代表在一九五八年〔第八一七次會議〕指出的，不應以一種罪惡的結果當作它的原因。目前情勢的直接起因乃是那些宣稱有辦法消滅世界其餘部分人所不時提起的那些恫嚇。在附有適當管制的均衡徹底裁軍制度建立以前，那種威脅是不會消除的。

一五．一個政府如何能夠譴責飛機的越空飛行和這些飛行所暗含的危險，而不提到機械射入太空及其運行所留下的威脅？蘇聯當局所放射的衛星經常飛過外國的領土，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曾向在巴黎和他相

會的三位政治家指出，目前一個蘇聯衛星每天都飛過法蘭西；其飛行的高度遠非飛機所能達到，然而它飛過法蘭西則是一樣。戴高樂將軍說，隨着時間前進，這種越空飛行還要更加普通；那可能成爲我們宇宙中的一種第二天性。他說所有這種機械都能夠照攝所有國家領土的相片，也能夠進行可怕的毀滅。所以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在普遍裁軍的範疇以內來考慮這個問題。在巴黎的最近一次會議，法蘭西再度聲明它準備立即就此事提出具體建議。

一六．實際上構成對和平與安全之威脅者並非所反對的那種越空飛行。如果我們不去發掘罪惡的根源，那末像目前這樣的討論和辯論都將無效。所應消除者乃是核武器的大規模毀滅威脅。各國人民本望四國政府首長計劃在巴黎舉行的會議，會促成目前緊張情勢之緩和，可以本着妥協的精神來審議爭執的問題，特別是在核子裁軍方面採取急切等待的第一步驟。由於這種焦急心理，蘇聯政府之拒絕參加它本身所主張，而且屢次堅持召開的高峯會議，就引起了深刻的失望。試問五月一日的事件和蘇聯因此所採取的行動，造成高峯會議崩潰，打擊全人類對於開始緩和真正威脅和平的情勢所抱的希望，兩者之間不是顯然很不相稱嗎？

一七．由於這些考慮，法蘭西代表團將不能支持蘇聯所提的決議草案。

一八．**Sir Pierson DIXON**（聯合王國）：本人曾經仔細聽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和美國代表昨天就蘇聯向理事會所提項目向理事會所作的陳述。

一九．蘇聯外交部長想要我們集中注意關於U-2控訴的那件事情，以及那件事情在蘇聯眼光中的牽涉。本人自始就須聲明，**Mr. Gromyko**所說的這些牽涉據本人看來是很誇張的。然而本人聆聽**Mr. Gromyko**發言的主要感想是他沒有充分說明蘇聯政府何以要爲此事而破壞高峯會議。

二〇．主席先生，閣下昨天下午開會致詞時，閣下想要我們議席上的討論針對目前的國際情勢，特別是針對高峯會議之流產。如果本人可以這樣說，本人認爲閣下的名言反映着我們大多數對此次辯論的看法。

二一．蘇聯政府當然明瞭世界人民對於巴黎最近的會議所抱的希望。那時似乎確有機會，可以克服過去的一些恐懼和缺乏信心，並且向前推進去解決分裂

世界的若干問題。聯合王國政府和人民都深具這些希望。無論U-2飛機事件在蘇聯所引起的或煽起的情緒多麼強，我們都不能同意蘇聯有破壞這樣重大的一個會議的理由。

二二．本人現在來談蘇聯的控訴。本人一定要附帶說一句話，這個控訴來自蘇聯未免奇怪。因為它在搜集情報方面的廣泛活動是衆所周知的。既然這種控訴已經提出，理事會的責任是不但審查指控的事件，也要審查形成其背景的種種政治現實。

二三．據我們看，理事會必須計及下面本人將加以說明的兩種政治現實。第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負有世界和平重大責任的兩大國家集團顯然缺乏互信。本人今天並打算分析這種缺乏信心的原因。本人只是指出，這種情形之存在當然影響我們的討論。任何國家的政策當然會因為它對於它所應付的那些國家的信心的程度而受影響。

二四．Mr. Gromyko 在他昨天的演說中曾經就U-2事件提出非常廣泛的指控，認為那是意圖侵略。他發言終了時所宣讀的那件決議草案[S/4321]特別要求理事會譴責美國的行動，說那是侵略行動。昨天Mr. Lodge已經極有力地駁斥了這些指控。

二五．本人絕對認為蘇聯外交部長完全未能說出指稱這種行動為侵略行動的理由。我們都一定非常明瞭，這種行動並沒有涉及對蘇聯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二六．現在讓我們對於佔去Mr. Gromyko大部分演詞的這種意圖侵略的指控加以比較密切的考察。當然，如果要一種指控成立，一種方法就是長篇大論地談，而且談得非常堅定。然而本人深信，理事會並不注意這種辯論方式。我們的任務是在考慮衡量。我們的習慣是要冷靜，本人認為過分誇張不會引起我們的興趣。

二七．現在讓我們看一看本人適才所說的範圍更廣的指控。本人認為，爲了從一個正當距離看這整個事情起見，可以聯帶提醒理事會各理事，北大西洋條約組織是在一九四九年，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大解除武裝以後才成立的，那是由於應付當時蘇聯對德意志和捷克斯拉夫政策而成立的純粹防禦性聯盟。中央條約組織的性質也是如此。

二八．這些防禦聯盟從沒有侵略的意向，而且由於其性質，以及其成員國之特性，也不可能有侵略的

意向。在評判Mr. Gromyko的所謂侵略意向之指控的真正價值時，必須記住這種背景。西方絕對沒有侵略意向，而且我們希望對方至少在軍事意義上說也沒有這種意向，過去一兩年內我們得到相當的鼓勵，相信這種希望或者是有相當根據的。然而兩個集團之間還是沒有信心，這一點並不因此而改變。承認這種事實一定影響各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倒是完全合乎現實的；因為它們要負責保護其人民，預防現代世界的危險。

二九．本人現在談到我們在這個理事會的人應該顧到的第二種政治現實。由於科學之進展，我們已經進入一種境界，只要一聲號令，或者一按電鈕，毀滅力極大和最可怕的戰爭就可以籠罩世界。由於這兩種事實，世界各大國彼此缺乏信心以及破壞性之科學進展，對於突襲的恐懼就大爲增加。

三〇．美國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蘇聯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都領略過突襲的後果。人人都知道，今天的突襲危險尤逾一九四一年，其後果也更爲可怖。因此各大國都感到不得不耗費很大的精力，設法保護其本身及其盟友，防備突襲，這是不足怪的。自衛的方法之一就是搜集情報，有如美國代表昨天所說的，這是蘇聯廣泛採用的一種方法。因此就不能把U-2飛機飛越蘇聯這類事件當作是發生在十八世紀的事件。這種事件必須參照一九六〇年的政治和科學現實來加以考慮。因此應把此事看作對突襲所懷恐懼的象徵；我們所應設法清除的，是病根而不是表面的徵候。

三一．由於這種緣故，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對裁軍問題的一切看法都非常重視從國際管制及視察制度着手。我們認為東西關係問題的關鍵在乎建立信心，而且我們相信，商定管制及視察之措施，即使是不重大的措施，都足以促成信心之發展，如此始能實施真正完備的消除突襲恐懼的措施。

三二．我們會會同法蘭西、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爲此目的提出一系列提案。不幸這些提案並未得到蘇聯方面的有利反響。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曾在日內瓦舉行專家會議，想要討論爲了防範奇襲所可採取的若干科學預防措施。不幸這次會議毫無所成。

三三．然而我們並不因此而不提出其他提議。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Mr. Selwyn Lloyd曾在向大會致詞時建議“……我們應該隨着那次不大成功的預防突

襲措施專家會議之後，再開一次會議，來審議這個問題的政治和技術方面”¹。

三四．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加拿大、法蘭西、義大利、聯合王國及美國代表團曾在日內瓦舉行的十國裁軍委員會會議提出澈底裁軍的聯合計劃。除其他事項外，這個計劃建議立即進行聯合研究工作，檢討如何保護參與國家防範突襲的措施，附帶有效的查核程序，包括空中視察，在議定地點派駐地上觀察站，地上流動小組、交岔雷達、飛行通知、以及適當的電訊利便及安排。

三五．本人認為公平地說來，如果現在已經在實施這樣一種計劃，那末我們現在所討論的事件就不會發生，而且要保證這種事件不再重演，最好的辦法就是蘇聯能夠合作，建立像西方國家在日內瓦所建議的那種國際安排。

三六．如果曾在許多方面對現代科學進展提出偉大貢獻的蘇聯能夠在國際關係方面亦表現出想像力，和它在科學方面所表現的發明力一樣，那就是世界和平的大日子。在二十世紀裏，世界和平能否得救，其真正關鍵端在政治觀念和已經超越本世紀的科學潛力作有利的配合。

三七．總之，聯合王國女王陛下政府對於蘇聯處理U-2事件的方式不能不表示遺憾。使我們深感遺憾的是蘇聯決定用這次事件來破壞世界各國寄存莫大希望的高峯會議的安排。甚至在艾森豪總統提出絕對保證說這種飛行已經停頓，而且不會恢復之後，蘇聯還是一意孤行。此種保證乃是美國任何總統在憲法範圍以內所能提出的最堅決的保證。蘇聯拒絕接受這項有效諾言，而且堅持美國接受在情理上無從接受的屈辱要求，使該次會議在未開以前就註定流產。

三八．聯合王國及其盟友並不打算因為高峯會議流產就不去尋求解決種種分裂世界的問題的辦法。法蘭西、美國和聯合王國政府五月十七日在巴黎發表的公報聲稱它們仍然堅信，所有國際懸案都不應用武力或威脅用武力解決，而應經由談判，用和平方法解決。他們本身仍然準備在將來的任何適當時間參加這種談判。

三九．英國首相 Mr. Macmillan 五月二十日向下議院報告高峯會議破裂的情形時，他就女王陛下政府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四屆會，全體會議，第七九八次會議，第五十三段。

的政策所作的聲明受到該院所有方面的歡迎，此事殊可注目。反對黨領袖 Mr. Gaitskell 曾說：

“首相的聲明暗示我們在一般看法和政策方面都不應有所改變，本人敢說他是對的。我們的政策絕對必須一仍舊貫——永遠準備而且切望去尋求協議、談判協議，同時保持我們的防務和聯盟。”

四〇．我們希望蘇聯政府反省，決定和我們誠心尋求世界種種問題的持久解決辦法，特別是那些引起各大國互相猜疑和種種事件的問題。尤有進者，我們仍然希望在日內瓦繼續進行的停止核武器試驗會議和十國裁軍委員會會議都有成果。

四一．過去幾星期的事態已經表明，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單獨努力都不能圓滿保證可以避免現代戰爭的可怖前景。由於科學的新發展，舊的觀念和方法都已過時。

四二．唯有能和科學發明相稱的圓滿國際安全措置才能提供為各國和平友好關係所必需的國際信心。我們原望高峯談判會鼓勵向那個方向發展。最近的種種不幸發展已向我們大家充分表明這種需要之急切。因為這種緣故，女王陛下政府決心盡其全力，務求恢復最近開始的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的進展，並且儘早加速推進。

四三．Mr. AMADEO (阿根廷)：在我們所審議的事件中，有一個初步問題要解決：所控訴的行爲——最重要的一架美國飛機飛越蘇聯領土——是否構成國際侵略行爲？

四四．大家務必了解，本理事會無權決定這些行爲是合法還是違法。我們收到一件具體控訴——國際侵略的控訴——我們必須對此項控訴的確實內容作一決斷。並沒有人請求我們對這種行爲下一法律或道義上的裁決，說它是對的或不對的。我們受人請求的只是決定這是否一種侵略行爲，我們應否加以譴責而已。

四五．我們認為必須將此點說明，因為所審查的事件如不構成侵略，蘇聯的控訴案就沒有法律根據。事實上沒有人請求我們說一架飛機飛越外國領土是合法還是違法，應當或不應當，對於國際緊張情勢之緩和有利或是不利。理事會所據以召開會議的那個節略[S/4314]以及我們當前的這個決議草案[S/4321]都是專請我們譴責所指控的行爲為國際侵略行爲。現在我們必須從這種觀點，而且僅僅從這種觀點來加以評判。

四六．已經有人提醒我們，迄今尚未能擬定明白的國際法規，確定構成侵略的各種情形。聯合國憲章並未論及此事，而且現有的協議都還沒有形成一種明確的法律。

四七．既然沒有有效的法律明文，就必須讓我們援引一般接受的學說，特別是以往就此事所擬的種種協定草案。這些文件雖無約束力量，但仍不失為可貴的協助，在沒有法律條文的情形之下，就可以用來評判我們現在所審議的那種行爲。

四八．關於確定侵略定義的各協議草案，蘇聯在一九五六年向確立侵略定義問題專設委員會所提的一件是最完備的。² 這個草案規定有四種侵略：直接的、間接的、經濟的和思想意識的。每一項下都列有構成侵略行爲的一些具體事例——共計十四種，從武裝侵略另一國家領土以至宣傳，對其他人民實行仇恨和蔑視。這件草案可以當作參考文件，和比較的標準，因為實際上這就是現在向本理事會提出一宗國際侵略案件的那個國家所提的。

四九．我們業已仔細地，而且本人應當補充，非常客觀地檢討了一九五六年蘇聯決議草案。如果我們參照蘇聯草案來看目前的情勢，我們就只得斷定這並不屬於該草案所指任何侵略事件的範圍。

五〇．我們同意蘇聯的定義草案所依據的概念。我們既然同意這種概念，所以認爲一架無武裝飛機的一次飛行並非國際侵略行爲，無論從什麼觀點來看都是如此。因爲這種緣故，如果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國際侵略案件，我們就相信蘇聯所提出的這個控訴案是必須加以批駁的。如果蘇聯代表團認爲那次飛行爲了其他理由是威脅和平的，並非由於這是侵略行爲，那就應當用另外的形式提出它的控訴。我們必須永遠注意向我們所提案件的確切形式。

五一．蘇聯代表團聲稱，依照美國當局的聲明，這種行爲乃是美國國策之一部分，因此這種行爲就更形嚴重了。

五二．我們也不能從這種觀點同意蘇聯的意見。我們必須指出，艾森豪總統曾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在巴黎三國政府首長之前斷然宣告，這種飛行將不恢復。美國常任代表在昨天會議上援引該國總統的此種宣言，並且兩次正式重申此意。

五三．因此美國官員以前的言論，即使是像蘇聯代表團那樣去解釋，都已被適才所說的那些聲明取消和推翻了。我們應當補充，美國代表昨天聲言飛行將不恢復時並未提起期限或條件。

五四．各國之間所應有的互信，以及對於各國政府代表的正式聲明所應有的最低限度的尊重，都表示必須當真注意這些聲明。因此理事會責任所在，應當承認我們適才所說那些聲明的真實性。就我們來說，美國政策業經出席本理事會的美國代表說明。那些聲明非常明確，對於發表那些聲明的國家的意向不容有所懷疑。

五五．以上是從純粹法律觀點檢討這個問題，但是我們還須從另外一種觀點來考慮，這對我們甚至還更重要些。安全理事會事實上並不是像國際法院一樣的法庭。安全理事會是一個政治性的高級行政機構，有如蘇聯來文所說，其任務是監督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因此，其首要責任是力求確保其行動不致使情勢惡化，而儘量創造緩和和協睦的空氣來改善局面。

五六．參照對理事會所負任務的這種觀點來看，就可以問，蘇聯代表建議我們通過的那個聲明究竟會不會幫助緩和緊張情勢和掃除這種緩和的障礙，還是會使目前的國際情勢愈趨惡化。據我們的意見，答案如何是無可置疑的。我們深信，如果安全理事會核准蘇聯提的那件決議草案，國際緊張局勢就會變得極端嚴重，甚至蘇聯領袖本身一定會首先對之大感焦急。

五七．我們必須以現實的態度處理這種情勢。在若干情形之下，正確的解決辦法並不是遵循法庭的程序。就這次事件而言，我們相信並不應當設法判定誰應對此事負責，而應儘力奠定協議的基礎，泯除引起這次事件的原因。在目前情形之下，我們相信我們的任務是採取這種行動，而不要作理論上的制裁，因爲那只是徒使空氣比現在更爲嚴重而已。如果安全理事會集中力量，去奠定這種協議的基礎，用它的權威，給爭端當事方面以安靜討論的機會，那末它就算圓滿執行了依據憲章所負的任務，這樣遠勝於使用激烈的話頭，因爲這種話頭不但嚇不倒人，而且祇能刺激這些話頭所針對的方面。鑒於情勢的嚴重，我們認爲瞻望將來，設法緩和目前的國際緊張局勢，遠比計較已往來得重要。

五八．本代表團願請大家注意此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希望申述對國際法原則之支持，聲明我們熱烈希望所有國家都遵照這些原則，調整它們對其他國家的行動。我們尤其要強調，每個國家無論大小，其

² 同上，第十二屆會，補編第十六號，附件貳。

領土主權都務應受到尊重。我們不相信任何需要能使一個國家之破壞這種規則成爲合法的，或應當的，即使短時的破壞也是不允許的。嚴格遵守這個法則乃是許多國家所經常尋求的維持正義的和平的一個保證。過去已然，於今尤甚。

五九。我們希望這次事件給有關方面一個以行動重申對這些法律原則信守不渝的機會，這些原則是共存所必需的。我們也相信，這表明必須泯除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即互相猜忌，並且表明在這種猜忌心理掃除以前，如何亟須建立公平的管制制度，如此就不再需要個別的偵察行動和普遍の間諜行爲。

六〇。因此我們對本人方才所說的美國代表的聲明，感覺滿意而且我們應當歡迎蘇聯代表提出同樣明確的聲明，放棄對各國國內公共事務之任何種類之干涉。

六一。爲了本人所述的理由，阿根廷代表團將投票反對蘇聯代表的提案。我們重申我們的信念，認爲安全理事會將繼續充當國際諸睦的工具，凡是使它能够目前在目前困難情況之下發生那種作用的切實提案，我們都將準備支持。我們相信這是全世界輿論在這個希望與憂慮交併之時所希望於我們的。

六二。張純明先生(中國):安全理事會的中國代表蔣先生因爲一樁特別公務離開紐約。他很抱歉不能及時轉來，親自參加本次辯論。

六三。我們正在處理的這個項目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常任理事國指控另一常任理事國犯了侵略行爲，犯了破壞國際法及聯合國憲章以及危害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行爲。

六四。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這種指控如果是真，就有重大的影響。不過問題是有什麼事實證明這種指控呢？美國的一架單引擎無武裝飛機於飛越蘇聯時被擊落。這是一個搜集情報的單純案件，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一個間諜案件。間諜活動當然不是一種新現象；也不是一種稀有的現象。有組織的社會自始就使用這種辦法。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國把間諜活動當作侵略。

六五。很奇怪，這次竟是一個屢次侵略自主獨立國家而且聲名狼籍的國家提出了侵略的指控。我國就是蘇聯侵略的犧牲者。朝鮮也是如此。越南也是如此，只是出於間接的方式罷了。由於蘇聯侵略，若干歐洲國家失去了獨立。最赤裸裸的侵略是一九五六年匈

牙利發生，當時蘇聯軍隊以血腥的殘忍手段鎮壓匈牙利爭取自由的奮鬪。

六六。就U-2事件而言，“侵略”二字顯不適用。我們應當問：美國這種飛行的動機何在？美國代表Mr. Lodge昨日曾經提出簡明的陳述，說飛行的目的是要防止突襲。由於這個核子時代無情的生存法則，才不得不爾。過去美國受過突襲。現在有一個國家儲有核子武器及飛彈，能够給人以殲滅性的打擊，其行爲的準則是爲達目的不惜手段的那種思想，其侵略的習性又爲衆所周知，他發動突襲的可能是不能說沒有的。

六七。然而美國已經停止了蘇聯上空的飛行，這種飛行將不恢復，這又證明了民主國家關心世界和平和蘇聯的頑強態度恰好相反。

六八。今天各大國之間猜忌狐疑的心理毒化了世界上的空氣。這種不幸的事態應該由誰負責？蘇聯必須完全擔負這種責任。

六九。現在那些懷疑蘇聯意向的大國不久以前原是蘇聯的忠實盟友。這種情形在某一時期曾被稱爲“偉大的聯盟”。然而甚至在戰爭終了以前，那個聯盟的光輝就暗淡了。不過一俟戰爭終結，善意的人都懷着很大的希望，認爲可以根據蘇聯和其他國家之間的一種可行協定，來建立各國間的和平與安全。自由世界的領袖竭力助長蘇聯的友誼，竭力迎合蘇聯的願望。爲此目的，他們作了很大的犧牲。當時有一種普遍的感覺，認爲蘇聯和他國的生活方式雖有不同，有益的和平共存還是可能做到。當時的空氣並不是猜忌狐疑，而是懷着誠意和希望。如果這種合作的願望，這種誠意得到對方的報答，我們今日的世界絕對會是一個較好較幸福的生活之所；而且困擾人類直到今天的冷戰根本就不會發生。

七〇。然而蘇聯並不覺得應當報答。反過來，它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侵略他國，最後全世界都驚慌起來，開始採取自衛措施。早已解除武裝的國家爲亡羊補牢計，不得不重整武裝。這樣軍備競賽就發動起來了。現在已經達到危險的境界。所以世界面臨一個裁軍的緊急問題。由於蘇聯的阻撓，過去十五年來的裁軍談判都毫無意義。依照聯合國憲章規定，設立調節軍備制度的一切努力都徒勞無功。如果蘇聯同意接受若干國家所提並經聯合國大多數贊助的管制裁軍及檢查，U-2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

七一。裁軍和其他有關和平與安全的緊急問題本來是在巴黎各國首長會議討論的。全世界對於高峯會議可能得到的成績當然沒有很大的幻想。所希望的是至少會緩和國際緊張情勢。然而對於召開該會議會施很大壓力的赫魯曉夫先生甚至在該會正式開始以前就加以破壞，於是那種希望就橫遭摧殘了。令人驚奇者是赫魯曉夫利用U-2事件來破壞它。

七二。猜測赫魯曉夫的動機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只須說，他破壞了高峯會議，對和平的目標有無可估計的傷害就夠了。他在巴黎的離奇舉動再度引起了他對和平與安全究竟有無誠意的問題。

七三。據本代表團看來，赫魯曉夫並不真正希望我們所了解的和平。蘇聯的目標仍然是世界統治。“和平共存”、“日內瓦精神”、“大衛營精神”等等不過是一些空洞名詞，一些宣傳伎倆來迷亂渴望和平與安全的世界罷了。

七四。蘇聯是一個大國。它有廣大的領土，龐大而有紀律的人力以及革命的侵略的思想意識。赫魯曉夫先生似乎決心要利用所有這些資產來加速共產制度的勝利。事實上他已經毫不含糊地說出了他的全部目標。他的行動和他的提議都是經過冷靜精密的計算來促進這種目標的。事實既然如此，就不能責備非共產國家害怕蘇聯的意向。它們之所以組成爲蘇聯所非常不喜的防禦同盟是並非無因的。

七五。巴黎的高峯會議在赫魯曉夫的手裏暴卒。他的古怪行爲干犯了世界的輿論。爲了這種原因，他現在又把冷戰的前線從巴黎搬到聯合國來。他這樣做是很明瞭西方心裏上的種種忌憚。製造分裂和引起良心不安一向是蘇聯宣傳的主要目標。

七六。附帶可以說，這種技術是最先在納粹德國使用。俄國人加以改良，用來很有技巧，而且大收破壞之效。他們前來聯合國扮演被欺侮的角色。他們企圖裝出一種方正和高尙的模樣。他們要世界相信，美國政府是受一班一心想要摧毀蘇聯的無信無義的壞人所支配。另一方面，信奉馬克思列寧的道德教條的喀姆林宮裏的人都不沾染一切陰謀貳行。赫魯曉夫本人就在巴黎用非常神聖莊嚴的表情宣佈“上帝是我的見證，我的手是乾淨的，我的心靈是純潔的”。本人倒不知道蘇聯還有上帝。

七七。他的手是這樣乾淨嗎？他的心靈是這樣純潔嗎？關於此點只有一個答案——絕對“不是”。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蘇聯那樣有如此龐大的世界

間諜網。如果U-2事件應受譴責，也絕對輪不到蘇聯第一個開口。

七八。從另一角度來看，就不免懷疑蘇聯對這整個問題是否作得過火。在這種年代，空中主權多少已成爲一種神話，而且已被人造衛星處處侵犯。蘇聯就有若干衛星在天空運行。沒有人對這些衛星有所申訴。蘇聯也沒有抱怨美國的衛星。現在已有能夠傳回照片的衛星。在不久的將來，由於科學的關係，U-2所進行的這種情報搜集會成爲陳舊過時。蘇聯的喊叫事實上是自擾。蘇聯的決議草案[S/4321]純粹是一種宣傳手段，不值得認真考慮。應該毫不假借地予以否決。本代表團將投票加以反對。

七九。Mr. MICHALOWSKI(波蘭)：蘇聯向安全理事會所提“美利堅合衆國空軍對蘇聯之侵略行爲構成對世界和平之威脅”一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最近的事態業已證明此點。此事已經大大超過“一個事件”定義的範圍，預期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安全理事會對此事的態度，將招致政治、法律和軍事性的嚴重後果，而且定將影響國際關係上的其他發展。

八〇。我們很清楚事態的演變情形，本人並不打算重述。本人也不討論和此事有關的種種枝節。但是讓我們考慮我們認爲構成此案根本的四種事實：第一，美國的一架軍用飛機深入蘇聯領土，進行偵探；第二，美國政府——經過若干矛盾的聲明之後——公開承認此種行爲；第三，美國政府擅稱有權採取此種行動，並企圖從政治觀點解釋已往和將來進行這種活動的必要；第四，美國總統在世界輿論和最近事態的壓力之下，宣佈在他的任期內暫停在蘇聯領土上空飛行。

八一。這就是五月一日至十七日事態演進的大要情形。請容本人從法律、軍事和政治觀點來考慮這些事實及其後果，本人相信，這種考慮是本理事會的責任，而且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也應以此爲根據。

八二。就法律方面而言，讓我們先從法律上批評一連串事件中的第一件，這就是美國U-2飛機在蘇聯領土上空飛行一事。

八三。國際法從未計及和平時期的間諜活動。然而美國處理此事的方式顯然破壞國際法，因爲國際法承認各國對其領空自有充分主權。這種原則在普通國際法和大多數國家國內法律上都得到承認，在許多國際協定裏也有明白規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三日在巴黎所簽的航空條例公約第一條內和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在夏灣拿所簽的商業航空公約第一條內都可以

找到這種原則，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在芝加哥所簽的國際民航公約第一條內也可以找到這種原則，該條說：“締約國承認各國對其領土上空均有充分之專屬主權。”夏灣拿和芝加哥公約都經過美國簽字批准。

八四．由於各國對其領空均有充分專屬主權的原則，所以一國飛機如不得他國同意而在其領土上空飛行，乃是違法的。各國都有全權規定准許這種飛行的手續。這種原則在芝加哥公約第十一條內已有明白規定。

八五．任何未經有關國家許可的飛行，特別是偵察飛行，乃是嚴重地破壞了條約義務；也是破壞主權原則和侵犯國境的行爲；最後這是破壞了聯合國憲章，特別是第一條、第二條和第七十八條的行爲。

八六．本人願意補充，任何關於享有主權的上空高度的討論都毫無意義，因爲上面所舉的公約都沒有限制這種空間的高度。

八七．最後請容本人強調，美國的本國法律也完全承認國家對其領空享有充分的專屬主權。美國一九二六年航空商業法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民航法案都明認它對領土及領水上空的主權。一九二六年法案稱：“...屬於任何外國武裝部隊一部分之飛機，不得在美國航行...凡經國務卿特准者不在此例”。國會以前各法案對領空主權及各原則之承認業經一九五八年的聯邦航空法案確認。

八八．蘇聯的國內法也載有領空權的原則。一九三五年的蘇聯航空法第一條明認蘇聯領空的專屬主權。蘇聯像美國一樣，從來承認其領空主權有何最高限度。

八九．本人也願請諸位注意五月一日飛行的一個主要目的，即空中攝影，是同樣違法的。禁止空中攝影乃是主權原則的合理結果，業經芝加哥公約第三條(b)及(c)，第四條與第九條，特別是第三十六條規定在案。

九〇．總之，五月一日的U-2飛機的偵察飛行以及前此類似性質的所有飛行都構成破壞業經依法簽署批准的重要國際協議的行爲，也是破壞業經頒佈的重要國內法的行爲。這種行爲侵犯另一國家的主權和疆界，其方式違背了美國政府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負的義務。

九一．這就是我們對於五月一日飛行事件的法律方面的態度。

九二．由此可見，法律已被破壞。作出這種事的人，首先企圖否認。但是在無可辯駁的證據逼迫之下，美國國務卿才在五月九日正式承認。如果他也譴責那次飛行是漫無法紀的行爲，答應道歉並懲治負責人等，那末他的聲明本可受到歡迎。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有把握假定，此事就會當作一次嚴重而不快的事件結束，不過只是一個事件而已。

九三．不幸情形並非如此。我們所聽到的美國國務卿五月九日聲明乃是史無前例的，因爲其中認爲美國有權爲安全起見在蘇聯領土上空從事偵察飛行。我們還從那次聲明內獲悉，過去還有過若干次飛行都是得到政府同意，而且是奉美國總統之命執行的。此外他還聲明這種活動以後並不停止。

九四．美國國務卿說出這種話的時候，此事就不再只是一個事件而已。它不再是一架偵察機的案件，不再是一次侵犯一國疆界，破壞一個條約或一種條例的行爲。在那天，國際法的整個制度都被破壞了，國際關係上的秩序觀念受到了侵犯，雙邊及多邊協議原則的效用等於推翻了。聯合國憲章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九五．這個時刻的真正情形是一個強大國家把破壞國際法當作它的正式政策。諜報活動業經宣佈是安全理事會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外交政策的完整部分，而一個常任理事國的特殊義務本在依照憲章文字與精神行事。美國國務卿聲明內所說的新主義乃是一種以弱肉強食法代替國際法的企圖。

九六．美國國務卿的聲明如不澈底加以清除，就有在歷史上稱爲赫脫主義的危險；這個聲明否定了整個國際關係制度所依據的國際法基本原則，這就是國家的主權原則，捨此即無從進行國際合作，或發展各國間的正常關係。

九七．各國主權以及主權平等的原則乃是聯合國憲章的基礎，也是調節我們時代裏的國際關係的一切基本文獻的基礎。所有這些文獻都要求各國密切合作，不分軫域或政治及社會制度上之區別。但是這些文件同時也明白禁止在陸地、海洋或空中侵犯各國的邊境。

九八．對於這些原則之破壞不能也不應藉口一國甚至某些國家的利益來自圓其說。如果擅自僭奪這種權利，就會直接引起混亂和漫無法紀的狀態；岌岌乎進入了侵略的範圍，接觸到公開敵對的界限。國際法及其普遍承認原則之所以存在，理由之一就是防止國際關係上的一意孤行，防止一國破壞另一國的權利。

九九．爲了各國有效合作起見，國際關係上的國家主權確有若干限制。不過這種主權限制，並無例外，總是由關係國家議定的，而且是源於一個協定或者一項國際義務。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國都不能用本身的片面決定限制另一國家的主權，爲了本身利益破壞法律。這個法則不能有所例外。法律必須受到尊重，要不然就沒有法律。所有法學家、所有國際制度、所有公約在這方面都意見一致。祇有五月九日的國務部聲明不同意此點，因此這不能認爲是合法的辦法，這乃是一種漫無法紀的辦法。

一〇〇．五月十六日，艾森豪總統發表了關於美國停止在蘇聯領土上空飛行的聲明。本人恭而敬之地說，此項聲明並未改變以上所述的法律情勢，這不僅因爲這不過是關於此事的許多矛盾聲明之一而已。最重要的事實是艾森豪總統並未摒棄 Mr. Herter 的說法，並未收回其有權飛越外國領土之說，並未回頭來維護法律原則和對其他國家主權之尊重，並未譴責漫無法紀的情形。相反地，聲明內所用的“暫停”一詞證明美國總統仍然認爲飛行是許可的，並且是可能的。在下一句裏，美國總統聲稱飛行將不恢復；但是我們怎樣能夠確知過去兩週內使我們張口結舌的那些驚奇聲明不會再有一個出現？不得許可這種活動的原則既被破壞，破壞國際義務既已成爲正式政策，請問我們又怎樣能夠斷定呢？

一〇一．Mr. Lodge 昨天發言時，也想使我們相信，軍用飛機飛越蘇聯領土已經不再是美國政府政策的一部分了。但是他也用“暫停”字樣——不幸這剛好是一件事，不論是用何種語言，這就是暫時停止，而不是永久停止。這些政治語言極其重要。因爲本人對自己的英文沒有信心，所以就查了 Webster 國際字典，關於“暫停”一詞，本人發現下列定義：“暫時停止”、“暫停”、“展緩”、“延至以後”、“暫時停辦”、“使懸置”、“使人耽心等待”。我們並不希望人家讓我們耽心等待。

一〇二．Mr. Lodge 然後替美國政府對這種飛行所採政策之權利與優點熱烈辯護。他既然如此真摯的辯解這些破壞國際法的行爲，所以我們很難相信他所辯護的人能夠停止——他們所認爲——必要和有利的間諜活動。

一〇三．Mr. Lodge 還提到“開放天空”檢察的提案，並且說這個提案如被接受，就會“永遠免除這種自衛措施的必要”。但是假定這個提案遭受拒絕——這

是每個主權國家的權利，那時又怎樣？那時又可重用漫無法紀的辦法背棄自己諾言嗎？

一〇四．在所有談判期間曾有各種提案提出。舉例說，蘇聯就屢次向美國建議禁止原子武器試驗。美國頑強拒絕考慮這種協議。這是它的權利。難道這就表示，可以遣派飛機飛越美國領土，並且破壞自動同意的條約嗎？據我們看來，對於談判和提案採取這種態度是根本不能有什麼進展的。

一〇五．大家必須記得，艾森豪總統對於暫停飛行的諾言還加了一項保留，這就是對於下任總統並無約束。這個最重要的政策聲明昨天被 Mr. Lodge 輕易地忽略了。然而我們了解其中的意思是說美國總統雖然聲明不再破壞條約之意，可是同時又說他不能約束下任總統不破壞國際法。

一〇六．我們必須承認，對於“條約義務神聖”原則如採取這種態度，則國際關係縱非不可能之事，至低限度也將極感困難。我們並不打算在此討論美國的憲法，而且我們了解美國總統的政治聲明對其繼承人並不一定有約束力。不過就這件事來說，我們並不是在處理政治意見。

一〇七．本人說過，不准在別國領土上空從事偵察飛行是源於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特別是曾由羅斯福總統簽字，並經美國參議院批准的芝加哥公約。因此它對於美國所有總統所有政府，都有約束力，直到美國正式廢棄該約，不承認聯合國憲章時爲止。我們對那個聲明的了解應該是這樣麼？如果不是，總統人選之更換，不能用作改變自動同意之條約義務的理由。一位行政首長破壞義務的事實並不表示這些義務不復存在。

一〇八．有如諸位所看到的五月十六日的聲明使我們陷於矛盾之中更深，不但不能加以澄清是非，還淆亂是非。這是本代表團對於最近事件法律方面的立場。

一〇九．現在請容本人就其軍事方面說幾句話。我們不幸生在加速軍備競賽的時代裏，每次事件，每次侵犯邊界，都有危險。由於行動的速度屢續增加，以及可以用來對付任何攻擊或用來報復的現代軍事力量極其強大，所以近年來這種危險已迅速增加。過去一個國家感到侵略威脅時，就在牆上張貼動員佈告，並向農人徵用馬匹。時至今日，導彈經常在放射座上準備，雷達搜查天空，而且裝載原子彈的戰略空軍司令

部的轟炸機不斷飛越北極。一次錯失，一次誤解，一次不負責的行動，或者就是使電鈕按動，發出無可挽回的命令。

一一〇．在這種情形之下，派遣一架軍用偵察機進入蘇聯領土一千五百英里，能有什麼意義呢？誰能斷言，在雷達影幕上出現的一架飛機——不管多小——只裝載一位業餘攝影師，而不是裝載一堆原子彈？誰能斷言機上沒有武裝？一個人當然可以問，如果戰略空軍司令部的雷達報告一架蘇聯飛機深入美國，那麼該司令部會將如何處置呢？我們已經知道，U-2 的飛行已經引起嚴重的政治後果。然而這種飛行亦可能引起軍事危險，這種危險不但威脅美國，而且威脅全球。

一一一．像五月一日的那次飛行既然引起了軍事危險，那麼 Mr. Herter 在五月九日聲明中所表示並經艾森豪總統在五月十一日證實的那種原則又能引起怎樣的軍事後果呢？如果這種原則繼續有效，成爲美國政府的官方政策，那麼全世界就永無片刻的和平。我們會在經常驚慌不定的狀態之下生活。這兩次聲明中所認可的行動，就是“單獨採取可能之措施”或“以一切可行方式”搜集情報，這種行動最後不但會促成軍事事件，而且會引起對方的報復以制止進一步的挑釁，終於引起無可挽回的行動。

一一二．所謂這些活動爲美國安全所必須之說最低限度也是荒謬的。事實上它造成了危險。說拍攝他國領土上軍事設施的照片是國防所必需，那是錯誤的。相反地，這種照像確定各種目標所在，以備將來可能從事攻擊，因此這不是一種防禦活動，而是一種攻勢活動。最後，關於這種飛行並非侵略性質的種種保證也是同樣虛假。我們以前討論美國轟炸機經常飛向蘇聯領空時已經聽到過這些保證。我們承告這些飛機一到邊境就折回。現在我們體驗到不在疆界停止的飛機，下一步又該如何呢？

一一三．請容本人討論此事的另外一個軍事方面。這次事件將美國在其他國家領土維持軍事基地所引起的危險以及對和平之威脅擺在我們的眼前。雖然聯合國在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的討論期間，我們屢次得到保證說，這些基地不會用於侵略用途，然而U-2 飛機事件斷然證明並非如此。五月一日的飛行不僅破壞蘇聯邊界之主權與完整。還破壞了其他國家的邊界；破壞了關於基地使用的雙邊協定；傷害了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善鄰關係。危害了世界一大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爲了美國政府聲明中所述目的去使用外國領土上的基

地，其進一步的軍事後果可能間接危害世界和平。所以這些基地之廢除乃是裁軍以及國際關係和平發展之必要條件，這對於我們所有的人都比已往更加明白了。

一一四．這個案件的政治方面顯然是就五月一日至十七日有關U-2 飛機飛行所發生的事件加以法律和軍事分析的結果。大家都知道立刻發生的影響。由於美國政府的態度，高峯會議開不成功。這個會議很可能進一步促使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並使大國關係上的若干重要問題，特別是裁軍問題，更接近解決。可是此刻這方面的進展不幸停頓了。唯有主張冷戰的人“報復主義者”、以及主張實力政策的人才能從這種事態得到某種滿足。

一一五．波蘭政府正以深切關懷注視事態之發展。波蘭現在一如既往，積極支持一切緩和國際緊張情勢和改善各國了解的努力。我們的政策的目的一向是，而且現在仍然是，一切國家不問政治及經濟制度如何，在平等、尊重主權、以及積極和平共存的基礎上從事密切合作的原則。此種政策並未改變，而且要堅決繼續下去。

一一六．在如何情形之下，我們都不能承認旁人可以強迫我們接受由於社會制度不同，任何人可以破壞國際法和不可讓與國家主權的原則。美國政府五月九日和十一日的聲明企圖爲其偵察飛行辯護，說美國按說是一個公開社會，沒有軍事秘密要隱藏，美國不能瞞住輿論而準備軍事行動。

一一七．我們可以引證若干事例，證明在這個據說公開的社會裏，軍事行動之發動不但輿論毫無所知，甚至政治領袖也不知。舉例說，一九五八年美軍在黎巴嫩登陸，可是在此事發生之前有誰知道這個計劃呢？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六日以前，美國有誰知道美國的軍用飛機飛越蘇聯的領土呢？由於蘇聯的聲明，在此地的我們，以及這整個“公開社會”才知道這件事情。由此可見，利用“公開社會”的理論在思想意識上圓飾空中偵探的一切說法不過是公開而爲時已晚地承認破壞國際法罷了。

一一八．安全理事會當前的任務是清清楚楚的。蘇聯有確鑿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美國空軍對蘇聯從事侵略行爲，這種行爲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我們已經設法證明，這種活動的真正危險不僅在於它有造成軍事事件之虞，主要還是在於它破壞國際法原則以及破壞所有大小國家主權的原則。同時它也破壞條約義務。這種事態的顯然後果是互相猜疑、國際緊張和對

和平的威脅。因此安全理事會的任務可以簡單規定如下：我們必須恢復法治、尊重各種義務、以及國際關係的正當行爲。

一一九。據我們的意見，這就是蘇聯所提決議草案的宗旨，安全理事會投票贊助這個決議草案就是履行源於聯合國憲章的義務。因此波蘭代表團支持這個決議草案並將投票贊助。

一二〇。Mr. ORTONA(義大利)：義大利代表團已經非常注意聽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交部長、美國代表、以及曾經發言的其他發言人所作的陳述，它希望闡明義大利政府對當前事項的立場，來對此次辯論提出貢獻。

一二一。此次辯論起於蘇聯關於一次特殊事件的特殊控訴，並且發生於一樁範圍較廣、性質比較嚴重的事情之後。本人是指全世界寄以最高希望的四大國巴黎談判之破裂，巴黎高峯會議之所以未能有所進展，甚至未能作一審慎的開端，似乎都是由於今天俄國所控訴的那次事件。

一二二。然而有如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文[S/4314]以及說明節略[S/4315]所示，此次控訴完全沒有提到巴黎所發生的可憾事件。換句話說，蘇聯把這次控訴所根據的事件和目前困擾世界的較大問題隔離了，其目的是要以此爲根據來指控所謂的美國侵略政策。

一二三。讓本人首先批評這種說法。諸位知道，在戰後和目前的國際情勢之下，義大利和其他國家不得不維持它們的國防，爲了防務有效並有適當調節起見，我們都參加了一個同盟。在國際和國家方面都曾屢次表明大西洋條約同盟的性質和宗旨純粹是一個自衛和防守的組織。此點也曾經向蘇聯政府表明。請容本人在此重新申述，此種性質和這些宗旨乃是義大利參加這個聯盟的真正基礎，聯盟實踐這種宗旨，並未含有侵略的意圖或採取攻擊政策。美國和義大利聯合其他愛好和平國家所組織的聯盟性質是如此，所以這個聯盟的任何盟國絕不致從事侵略另一國家的活動。

一二四。如果美國活動的宗旨是在侵略，這個聯盟就不會成立；這個聯盟就會崩潰。本人可以斷言，也不能因爲蘇聯控訴所指的那次事件，就認爲這個聯盟的宗旨今昔有所不同。本人並不懷疑，美國政府的目的，有如美國代表昨天充分表明的，迥非源於侵略性的願望或計劃。

一二五。實際上，義大利代表團很坦白地說，它不能了解蘇聯政府要求召開這次安全理事會會議的意旨何在。蘇聯請求理事會審議此事，其實際目標似乎是要制止所謂美國飛機的這種侵略性飛行。然而美國總統已於五月十六日巴黎會議時表明這種飛行已經停止了。看起來這個聲明未能釋除蘇聯政府的疑慮。

一二六。就這種疑慮而言，本人希望聯合王國的同僚准許本人重述他在今天所說的話，這也就是五月二十日英國首相在下院就高峯會議破裂一事所說的話，同時也是艾森豪總統的聲明所說的話。他曾經說，那個“聲明內有肯定的保證，說飛行已經停頓，而且不會恢復”。他又說：

“本人或者應該在此地說明，赫魯曉夫先生後來對於此項諾言只限於美國總統本人任期一層層加渲染。這個保證是美國任何總統根據憲法權限所能提供的最堅決的保證。”

一二七。本人業已詳述這些保證，並且借重一位有權威人證在提出保證時所說的話，這是因爲這些保證正與至少表面上是目前蘇聯策劃中心的那個請求有關，而且也因爲這些保證，據本人的意見，已經是可能範圍以內最充分的答覆。這一點本身已經使人在猜測蘇聯政府這次要求安全理事會就此事開會的真正動機何在。

一二八。請容本人稍進一步檢討蘇聯控訴，並與世界今天所看到的偉大技術發展連帶起來看。僅是過去兩月，我們就看到蘇聯和美國都把很大的衛星射入軌道。只要提起美國方面的 Tyros I，過路者 I-B 號，以及蘇聯所放射的太空船就夠了。本人之所以談到這些發展，是因爲不能不注意到如果從這些衛星的成就來看，蘇聯控訴所根據的那次事件似乎就很容易失去其大部分意義，因爲衛星比較飛機顯然已有，或者不久將有大得多的探察能力。

一二九。換一句話說，現在在軌道上運行的衛星不論其高度如何，絕對是經過主權國家的領土上空，它們總有一天很容易執行一些與蘇聯所控訴者類似的任務。實際上片刻以前，本人就聽到美國業已放射——而且似乎成功地放射——一座3,600磅 Midas 型的衛星進入軌道，旨在測驗能否建立一個衛星系統，以期遇有導彈攻擊時幾乎可以立即發出警報。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能和放射衛星國家競爭的各國，如果用蘇聯控訴所用的尺度，現在已經應該對這種活動感覺關

懷。然而我們不得不認識，我們已經遇到高空攝影的一種新發展，而且只可用這種現實的看法來衡量這種活動。

一三〇．本人之所以將這些技術方面提請理事會各位理事國注意，是因為本人確實認為，我們與其注意蘇聯所控訴的那種飛行的目的和性質，倒反不如多多注意促進“開放天空”及太空方面的創議的積極目標。實際上，最近的技術發展早已超過國際社會的法律和政治範疇，如果這個社會，當然包括大中小所有國家，要求得充分紀律、保障和保護的話，我們就應注意這些發展。

一三一．本人現在願意根據理事會過去的會議紀錄，來進一步分析蘇聯控訴。我們知道，U-2 事件不但成為召開安全理事會的理由，而且曾使高峯會議破裂。就此而言，如向理事會各位理事國追述兩年前舉行辯論時蘇聯代表團態度上的若干特點或許有些用處。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安全理事會又是應蘇聯政府之請召集會議，審議關於美國軍用飛機戰略飛行的一個項目。當時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函[S/3990]以及蘇聯政府和蘇聯代表團那時所作的聲明〔第八一三及第八一四次會議〕，似乎大致與昨天蘇聯代表團的措辭和估計相同，就是說那是對國際和平的一種威脅，一種嚴重情勢，需要採取緊急措施。

一三二．同時蘇聯代表團說，美國軍用飛機飛行所引起的情勢非常嚴重緊急，一定要召開高峯會議，討論若干緊急問題，包括擬訂一種避免突擊危險的辦法的問題。蘇聯代表曾說最好是在各政府首長會議採取有效的措施，以避免戰爭威脅，造成一種變化，促成比較健全的國際空氣，並創造所有國家和平合作的適當條件。蘇聯代表在同次會議又說：

“如果美國政府真想實事求是地審議防止突襲的問題，那末它明明知道，達到這個目的唯一方法——本人再說一遍，唯一方法——就是在政府首長會議討論此事。”〔第八一四次會議，第八十二段。〕

一三三．兩年前，在一個類似我們這些天所討論的事件之後，蘇聯就警告我們在聯合國的人說討論有關緩和國際緊張情勢所有問題的適當場所乃是高峯會議。

一三四．現在兩年以後，我們見到的情形至少可以說是蘇聯政府好像忽然變了掛，改變了政策。實際

上，本人的確感覺，依照蘇聯代表團兩年前所表示的意見，如果蘇聯政府認為U-2 飛行問題嚴重，就更有理由舉行高峯會議，使那個會議更顯得迫切。今天我們看到高峯會議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而被破壞了。

一三五．本代表團總之認為對飛行問題應有正確看法，不應過於誇大，以致使它所牽涉的政治問題和影響與此事脫離了聯系。這個會議室裏已有人說，治病必須從病根入手。實際上我們一定不要像有些醫生那樣，被人請到患重病的病人牀前，但是僅僅去治一些次要的病徵。

一三六．在我們所辯論的這種情形中，各國的安全不僅在於防止高空飛行的情報偵查，而在於創造一種世界情勢，使各國彼此的關係得到了解和承認，以積極共存代替冷戰，並由所有國家議定行動的守則，信實執行。高空飛行絕不可從好戰及挑釁的角度去看，而須根據一個應該終止的時代裏的恐懼與猜疑心理來加以考慮。最重要的，這是所有國家的安全所繫。而在我們的時代裏，國家安全離不開世界安全。如欲確保國家安全，就必須緩和世界緊張情勢，必須以聯合一致的努力，經由談判，去求當事方面爭執——不論多真多嚴重——之解決，不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不如此就不能確保國家安全。

一三七．現在看來十分明顯，而且已經一再證明，我們都生活在這個地球之上，以目前武器毀滅力量之大，一次突襲足以致全人類於死命。要應付這種事態，正當辦法不是加深疑懼的藩籬，而是藉國際安全以保障國家主權。這是當務之急，前此各位發言人已經充分申述，而且全世界對此都有響應，首先是三國政府首長在高峯會議破裂之日，後來印度總理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總統在五月二十日都曾申明此點，他們都希望恢復高層商談。

一三八．因為這種緣故，凡是旨在強調目的一致，而不着重分裂，凡是主張在有可能方面和所有階層積極恢復各種國際活動的動議，本代表團都會特別注意並作有利的考慮。

一三九．蘇聯對於此次事件大加渲染，我們認為它提出此案的情形最低限度是令人惶惑的，如果這種情形隱藏了蘇聯不再從事積極國際合作的打算，那就真是非常嚴重了。如果由於此次事件，引起了大大的猜疑，大大的缺乏信心，以致否認美國總統之誠意，或者懷疑他擔承長期約束的能力，那末據義大利代表團

的意見，答案是非常簡單的：讓我們加速關於突襲問題及太空問題的國際交涉，不幸這兩個問題從去年以來就陷入僵局。一方面，我們討論高空侵犯國家主權的問題，可是，關於太空界限的問題竟無所進展，這實在令人沮喪，去年的和平利用太空問題專設委員會幾乎沒有談到此事。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已提出的“開放天空”提案竟然從提出以後就擱置起來，這也實在令人沮喪。對於防止突襲一事，國際社會仍在等待各種偏私問題之解決，這也實在令人沮喪。換一句話說，在業已舉行或者最近擱置的會議或談判中，都有新的步驟要採取，新的結果要達成。因此我們應當盡力協助重新建立和諧的情緒，並且適應目前風雲中所產生的新局面，因為我們不能否認國際合作已受損害，世界的信心必須積極恢復。

一四〇．義大利外交部長在義大利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的權威聲明增強了義大利的這種情緒，他曾在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說：

“義大利政府仍然希望最近巴黎的事件並未絕對打消與蘇聯恢復談判的可能並且認為未來發展中的一個要素是所有各方都在恢復談判以前，承允不採取任何可能成為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

一四一．本代表團鑒於本人列舉的各種考慮，認為它不能夠投票贊成任何不顧到國際合作方面的積極肯定步驟的決議草案。

一四二．**主席**：名單上已無其他發言人，因此本席建議延會至明日午後三時。

午後六時五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dale Street, Melbourne C. 1.
-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a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unarodnaya Knizhka, Smolenskaya Ploshchad, Moskva.
-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í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查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858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35; 2/6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1-20804
Feb. 1962-100